

# 瀚海茫茫览峰青

——品读刘伟先生作品《瀚海艺游》

沈达顺

苍茫大海，浩瀚无际。如果你乘轮漫游在这天水相连的水域里，波涛涌波涛，茫茫复茫茫，久之便会索然无味。可是，你眼前突然兀起一座海上青峰，峰峦叠翠，林木葱茏，涧水潺潺，繁花似锦，你一定会精神大振，一睹为快。莅境遍览，尽收佳景，你定会赏心悦目，心旷神怡。读了刘伟先生《瀚海艺游》一书，我就产生了这种感觉，仿佛在作者精心勾画的瀚海里，我尽兴地畅游，凡诸青芳华，皆街情访轶，于是便随手捡到了一颗颗晶莹美丽的贝珠。

《瀚海艺游》，汇集了作者优美的诸篇游记，将此作为本书的第一部分，并且斟为书名，可见作者对其甚为推重。作者首游《书圣故里》，接着《春访兰亭》，继而《金庭幽思》。这是一组完整的凭谒王羲之的散记。刘伟酷爱书法，师古拓今，跻身当代书法名家之列，缘于他的墨耕不辍和潜心向古今大家叩教。书圣王羲之自然是他景仰的书法大师，他徘徊于临沂王羲之故居“洗砚池”前，首先想到的是“羲之爱鹅”的经典。王羲之认为，执笔应如鹅头昂扬微曲，运笔当若鹅掌拨水。清代书法家包士臣曾就此情状作诗曰：“全身精力到笔端，定台先将两足安，悟出鹅群行水势，方知五指力齐难。”这是多么形象风趣的书法之道啊。王羲之的书法固然是作者推崇备至的，但他的《兰亭序》，无疑更是作者无比推崇的文学兼书法的旷世珍品。“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虽无丝竹管

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这种“曲水流觞”的文化雅韵，经王羲之的文学濡染和书法润化，遂致《兰亭序》为千古绝唱。我没有到过临沂王羲之故居，也没有到过绍兴兰渚山下的兰亭，亦没有到过王羲之辞官归隐的山林金庭，但读了刘伟书中记述的这三个胜地，就如同随作者访拜了书圣先贤，随作者饮晨露、餐晚霞，吟咏佳句、沉醉山林，同样是一醉酩酊、受益匪浅。如此，岂不是在文学艺术的瀚海里捡到了一颗颗璀璨的贝珠？

明代杰出的书法家王铎，是刘伟推崇的又一偶像。《遥拜王铎》，寄托了刘伟谒古法贤追慕王铎的挚深情思。“他将自己的全部生命融进那睥睨古今、捭阖六合的书法中去。他那勃勃生机和运动感的线条，不斤斤计较点画的涨墨法，变化不可端倪的连绵草，便是他炽热的生命与具有强烈表现力的书法艺术在高层次上的有机结合。”这是对一代书法大师王铎崇高而深情的赞美，也是刘伟冒雨访谒王铎故居领略王铎书法艺术风采的深刻感悟。文章的结尾他这样写道：“雨还在下，但我没有感到一丝寒意，反觉得心里热乎乎的，因为，王铎书法艺术感动着我，王铎精神激励着我，温暖着我。”读到此，我的心也被这场酣畅淋漓的艺术雨打湿了，我感到心里的激流不可遏止地在湍动，我感觉我又捡到了一颗宝贵的能升华并润泽我心灵的贝珠。

接下诸篇，作者《偃师觅宝》访张海，《青岛圆梦》拜高师，《走进荣宝斋》会群贤。无论是《上饶雅集》，还是《做客龙岗》，无论是《相约香江》，还是《宝岛行》，继而《樱花时节》访日本，五仲夏《韩国纪行》等，都是将对书法的不懈追求，孜孜不倦地求索于大师的濡染；都是把对书法的挚爱，化作一朵朵美丽的浪花，溅洒在祖国各地，润洒于东南亚各国。以书法为纽带，缔结中外友谊真情，是刘伟多年来抱团携书法展交流、穿梭于海内外的宗旨。

《书家随笔》是作者本书的第二部分。在这里，作者抒写了众多书法界的大腕名流，聆听他们的教诲，领悟他们的真传，书写他们的成长足迹，挥洒洒洒 30 篇，“大珠小珠落玉盘”。这里有欧阳中石先生的“谈书论道”，有将军李铎军人书法的“雄健峻伟”，有张海先生的“洪武驻蹕”，有叶桐轩先生的“丹青不朽”。还有何仰章、张云生，他们都堪称书法界的大家，是作者念念不忘的恩师。这些资深前辈，无不是德艺并树而德艺双馨，刘伟自然是谨遵师训而慎终追远，无论为墨为文，皆以德驭之，以“厚德载物”，人称“厚道刘伟”。刘伟的散文不论是游记，还是随笔，人与事并述，情与景交融，叙而不板，雅丽隽永，融知识性、文学性、趣味性、可读性为一体，深得散文之法。然刘伟行文，裨之以德，嵌之以理，毋庸赘耳。

《艺术感悟》是本书的第三部

分。当看到《帝王书法小仪》一章，唐李世民书法的“雄迈秀杰”和清乾隆书法的“雍容刚毅”，顿使我眼前一亮。我想，作为两代英武的皇帝，能写出如此高品位的书法，真是难得。陈后主李煜在诗词上是旷世奇才，可不会梳理朝政，眼睁睁地把江山丢了。李世民和乾隆则不然，不但创出了一个强盛的王朝，还有暇练了一手好字，这三位皇帝皆令人兴叹。这又说到了刘伟，书法工丽，文章隽秀，加之品之敦厚，不也令人尊敬？

第四部分是作者的《吟诗抒怀》部分，并附上了刘伟诸篇有代表性的书法作品。刘伟的诗作我不敢恭维，总觉得有逊于书法和文章的作为。我其实不懂书法，但我看着刘伟书法很是养眼，其风格绵柔工丽。似蓝天白云无风飘逸，若山涧清泉微波不惊。刘伟的书法我不看落款，就能看出是不是他的，这就叫自成一体吧。

写到这里，我似乎觉得言犹未尽。总觉得这部书的瀚海里还有多处“峰青”没能尽览，就让我以一首七言律诗以偏概之吧。

苍茫瀚海有峰青，  
缥缈蓝霄云雾中。  
师承高贤夜叩门，  
书撼众长日砺工。  
墨香津津四海溢，  
友情暖暖五洲融。  
欣闻柳湖有居士，  
原是先生儒雅名。

## 说说张伯驹的三夫人王韵缙

杨箴廉

1926 年，张伯驹在北京盐业银行任常务董事兼总稽核时，经大中银行职员介绍认识并看中了王氏。因她家中贫穷，给了她一部分钱，就在北池子一带租了一套小院，娶了王氏，并给王氏起名王韵缙。

王韵缙，1910 年生，祖籍苏州，家道贫寒，其父带着一家人在北京打工并安了家。她 17 岁嫁给张伯驹。那年，张伯驹 29 岁，已娶了两房夫人。原配夫人由嗣父张镇芳包办，是荣禄大夫，记名都统，直隶通永道李同卿之女。虽是大家闺秀，小时很受父母宠爱，可是张伯驹和她一直没有感情，从来也不到她屋里去看她。家里人都尊称她少奶奶，但也都敬而远之，只有保姆和她同住，伺候她。正所谓：形影相吊，孤灯独对，寂寞空守，郁郁寡欢，于 1939 年（40 岁左右）死去，成了封建时期的牺牲品。

张伯驹的二夫人邓韵缙，是北京京韵大鼓艺人，张伯驹自己找的，并对她很喜爱。平时和朋友一起游山玩水、填词作画及文人雅士聚会，都是邓韵缙陪伴在侧。甚至连邓韵缙的名字，也被张伯驹写入词中出版。当时的亲朋好友都知道她，可谓受宠至极。

可是，古时的官宦子弟，大部分都有一妻数妾，所以经人介绍，张伯驹又娶了王韵缙。王氏虽是小家碧玉，但长相隽美，温良和善，勤快能干，张伯驹非常喜欢她，婚后不久，王韵缙便怀了孕。镇芳先生得知消息后，就派人把王韵缙接到天津家中，与她和四夫人（孙善卿）同吃同住。1927 年，王韵缙生了个儿子，镇芳先生便给他起名柳溪。因为镇芳先生早就盼望有个孙子，至今如愿以偿，他心中欢喜，就将王韵缙母子，留在了天津家里，留在了自己与夫人身边。

王韵缙虽生在贫民家中，但她忠厚勤快，懂得孝亲敬长，关爱和体谅同辈。自 1917 年镇芳先生退居天津之后，其弟锦芳先生及夫人崔氏（张伯驹生母），夫人杨氏都随镇芳先生在天津一起生活。锦芳先生第三子家骏，也是 1927 年杨夫人在天津时所生。他与其侄柳溪同岁，只是稍大时日而已。

王韵缙每天早起都带着张柳

溪，给镇芳先生及孙夫人、于夫人请安，同时也给锦芳先生及崔夫人、杨夫人请安。时间久了，他们便对王韵缙有了特殊的感情。加之亲戚朋友见她她尊老爱幼、谦虚和善，都对她给予了好评。另一个原因是镇芳先生疼爱孙子，爱屋及乌，所以，先生便把天津张府的管家大权交给了儿媳王韵缙。

当时，张府一大家子的费用开支，全靠镇芳先生手中近 300 万盐业银行股票的股息，先生便把股票交给了王韵缙。王韵缙就成了张府的管家。可是，她总认为自己在家是主妇，每逢大事，总要和她商量。先生及孙夫人商量，一直尽着相夫教子、孝敬长辈、照顾好全家生活的责任。

因为她是管家人，很多来访的客人也都由她负责接待，孙夫人还派她看望一些亲戚朋友，因此她和天津张府亲朋好友的关系也都很密切。安徽督军倪嗣冲的一个儿媳，和她结了干姐妹。还有抗日将领吉鸿昌的夫人吉红霞，和她也成了朋友。她们经常在张府聚会，搓麻将，消遣娱乐。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市场刚出现电子收音机，孙夫人自己出钱买了一台。随即王韵缙便给锦芳先生及其夫人崔氏，各买了一台，又给镇芳先生的五夫人于氏，也买了一台，供几位老人娱乐享受。唯独自己没买。直到 1935 年于夫人去世后，孙夫人吩咐，将于夫人的收音机送给了王韵缙，她才有了自己的收音机。可见她孝敬老人，不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高尚风格。

张伯驹的原配夫人李氏，虽是大家闺秀，在张府又贵为少奶奶，但由于张伯驹和她没有感情，致使人们对她都敬而远之。她本来体弱多病，整日足不出户，不和别人来往，以致门前冷落，无人睬睬，黛眉深锁，郁郁寡欢。自王韵缙进驻张府之后，几乎天天去看她，后来让张柳溪每天给她请安。母子俩的行为，不啻雪中送炭，这股暖意，足慰其寂寥。所以李夫人视张柳溪为已出，经常给她好吃的，给她零钱花，关系十分融洽。李夫人生病时，也是王韵缙给她请医

生，病重时送她去医院，精心照顾她，直到李夫人去世。这种行为，尤为可贵。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张伯驹被委派去上海任盐业银行总稽核时，王韵缙也准备随丈夫去上海。但是，镇芳先生与孙夫人不同意她去。二老不让王韵缙带着柳溪去上海，他们不放心，也不让王韵缙单独去上海，留柳溪在家，无人照顾，何况她还是张府的管家，照料着全家人的家务和收支。由于王韵缙没有随张伯驹去上海，张伯驹在上海便娶了四夫人潘素。

张伯驹娶潘素并没让镇芳先生及孙夫人知道，因为自王韵缙生了柳溪之后，先生曾告诉伯驹，不让他再娶妻。虽然王韵缙知道了这件事，但是怕先生及夫人生气，就一直没有告诉他们。1933 年，镇芳先生逝世，王韵缙才将此事告诉孙夫人，并替潘素说了不少好话。孙夫人认为，即已成事实，也就承认了潘素，并让她回天津参加先生的葬礼。此后每到旧历年，潘素便随张伯驹回天津住上一段，然后再回上海。

在《八宝山向张伯驹先生遗体告别的记忆》一文中引用潘素的一段话：我又得知张伯驹是个宦门阔公子，又是著名才子。他却与其他公子少爷不一样，不抽大烟，不喝酒，不嫖女人，专心研究诗词做学问，品德高尚，世上少见。慢慢地我对他产生了爱慕之心，后来我们就结了婚。那时他没有说他有小老婆，可到了他家后，才知道他不但有妾还有两个。我十分伤心，哭得死去活来，决心要走。后来多亏老太太劝解，我才留下来！老太太说：潘素你别哭了，伯驹以前始终没找到知音之人，今天才算遇到你。伯驹听说你要走，哭得更可怜。他说如没有了你他也不活了，看在伯驹对你一片赤诚之心，你就别走了，留下和伯驹一起白头偕老吧！这才算打动了我的心留了下来。当时王韵缙在侧，潘素与孙夫人的话深深印在了她的心里。

1941 年春，张伯驹到上海分行当经理，遭汪伪“七十六号”特务绑架，逼张伯驹出卖《平复帖》。张伯驹大义凛然，以绝食相争。后向

前来探视的夫人潘素关照说：“宁可死在魔窟，决不卖其所藏文物赎身。”后来绑匪找不到文物，又改用诈取钱财。可当时潘素除有数件首饰之外，别无长物。卖掉全部首饰，尚与匪徒索要的数目相差甚远。王韵缙得信后，经和孙夫人商量同意，用家中的股票替张伯驹赎身。原定由王韵缙亲自送去，但上海来说电话说如果绑匪知道天津太有钱，就很难和他们讨价还价了。结果让王韵缙的小妹王墨琴携款去上海，才将张伯驹解救了出来。

1952 年，王韵缙和张伯驹离婚。王韵缙认为，潘素比自己有文化，多才多艺，见过世面，她和张伯驹在一起比自己更合适。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还是吉鸿昌夫人吉红霞帮她下了决心。张伯驹知她生活没有依靠，就给了她一部分钱。离婚后，她一直和孙夫人住在天津家里，伺候孙夫人。直到张柳溪辅仁大学毕业后，被分在石家庄工作，结婚时，王韵缙才到石家庄为儿子安家、照顾孙子。但是她每年都要去天津和孙夫人（婆婆）住上几个月或是半年，替张伯驹尽人子之孝。1961 年，孙夫人得病后，王韵缙一直都在她身边伺候照顾。孙夫人病重时，她才电告张伯驹回天津。孙夫人去世，王韵缙和张伯驹一起料理了她的后事。这时，王韵缙已和张伯驹离婚 10 个年头，她仍然尽着一个家庭主妇的职责，难能可贵。老夫人去世后，她才回到石家庄与儿子一起生活。直到 1988 年，王韵缙去世，终年 79 岁。

终其一生，她为人正直善良，忠厚勤快，能孝亲敬长，关心和体谅同辈。更为可贵的是，她不滥用职权，先别人后自己。又能关心照顾困难者。她胸怀全局，不计个人得失。在张府当管家的几十年中，能使全家和睦相处，共保平安。尤其她和张伯驹离婚之后，一边在石家庄照顾孙子，一边去天津陪伴老人，代张伯驹尽人子之孝，二者兼顾，直到老夫人去世，她和张伯驹携手为老夫人送葬。种种事迹，都是常人难以做到的，堪为女中丈夫。品德高尚，可歌可敬。

去岁九月二十三日午后，我完成了历时近一个半月的五千字散文《父亲的幸福》的创作。

摘笔离案之际，心头五味杂陈，几度哽咽。这部作品简短地回顾了父亲坎坷又厚重的一生，哲理性地还原了父亲生前所承受的现实生活细节。期间修改数次，反复打磨，沉淀数月，有幸在今年 5 月总第 407 期的《散文百家》与各位见面，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的意愿。

记录与整合生命里的过往曾经，或者当下正在经历的乡愁，这是我的日常书写。我常常被我笔下的曾经和现状感动得涕泪横流，倒不是我在故事里做了什么触动心弦的章篇，实在是乡愁里的事、乡愁里的人值得去回味、去怀念，去用一辈子来掖藏。

父亲是我的前半生。我的前半生是瓶罐做的煤油灯，父亲是为灯里添油的人。

父亲去了，我也已半生燃烬。对于我的下辈人，父亲在他们心中可能是一个符号，因为他们没见过父亲，无从深解。

在我，父亲的一生是伟大的、悲壮的。与我，与这个家族，与后辈，后辈中的后辈，只要文学不死，这个家族延续不断，父亲的吃苦耐劳精神将被无限深入每个后代的骨髓中去。

如今父亲已故去整整十年，他的身体早已归入大地，他的思想将永远刻入我的脉络。

我生就笨拙，不善远行，在自己精神世界虚构的乌有之地和内心最柔软的地块时时刻刻保存着故乡的一景一致、一瓦一砾，日日守望、终生念想。

时光在一岁岁流逝，故乡大地上的附属物也在一茬一茬地替换，好让恍若隔世的事物随时代走远，尽量使活着的人不再保留对旧年月里的伤感所敏触，站直了腰杆，走未来的路。

故乡它曾经是这片蓝天下，时光轮回中真实的存在，现在被放射到无数个梦境里依然清晰。

我百般辗转，慰藉营生。但这并不妨碍我隔河与旧村相望，实时去怀念心中的那片“故土”。

回望故乡，故乡遥不可及，我顿感茫然不知所措。

在这个村落里，我像祖父挂在土墙的斗笠、祖母的风箱、父亲的锄头一样，卑微地活在时光的一角。

我又如一个站在浩瀚星空下掰着指头的孩子，影子被无限放大、再放大，渐渐朝宇宙的一端延长、拉伸，映入无边的梦境中去……

我如今过得如何？心情怎样？有多少爱？几多愁？它不是今天在这里敲击键盘一字一字所能显露的。酸甜苦辣，自在心底凝结，植入灵魂与血液。这个中滋味，是一个人说不出道不明的生命元素。

人进了而立之年，你会陡然发现生命其实并没有什么规律可循。三千繁华，为的是急迫而来、匆匆而去。有时候恍惚得还不如一个梦境真实，整个过程犹如被慢放了的一株庄稼苗，从挂穗到收割，庄稼本身都来不及疼痛，就被农人收进了麻袋。

时光飞逝，转眼数年。有很多人，他们再也不能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无论是雷电交加的黑夜，还是这春满人间的白昼，我再也不晓得他们的消息，他们也将不复再为我消痛担责。这正是我心中的那个故乡日益渐远的因素所在。我心中的故乡就是随着他们的远去而愈加疼痛、愈加明了。

甚或说，我心头的故乡是随着生命里的祖辈父辈的离开而逐步形成的一块伤疤。让我在这以后的以后，乃至无数个以后的人生旅途，不厌其烦、不辞劳苦去描述和舔舐故乡的伤口，在生命的现实过往、每一个桥段里。

我这样去撕裂它，展示它。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扯开那些逝去的柴米寻常、伤裂欢喜，才能搬出那些曾经在脚下这块土地上鲜活的生命所经受的人间大爱、波澜寻常……

如此，我廖感止痛，不觉多憾！  
感恩生命流年，百植千蕊！更应该感谢的，是我们的幕后编辑、广大读者。

## 清新隽秀 纯正儒雅

——田玉峰书法印象

米学军

我与田玉峰先生起初并不认识，只是久闻其名而已。

有一次，著名书法家唐思领先生从北京回来，中午，唐先生给我打电话，说中午有几个书画界的朋友在一起相聚，让我过去。我与唐先生既是朋友又是师生，不好意思拒绝。到饭局之后，唐先生指着一个瘦弱、儒雅的长者对我说：“这是周口著名收藏家、书法家田玉峰先生。”寒暄之后，我们开始喝茶、聊天、饮酒、吃饭。瘦弱、儒雅、个子不高、语速缓慢、声音低沉、谈吐不俗，这是田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

后来就成了朋友，交往也渐渐多了起来。随着交往的增多和深入，我对田先生的了解也渐渐增多和深入。

田先生自幼酷爱书法，尤其喜爱晋、唐碑帖。后来，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田先生又渐渐喜爱上收藏中国名人字画、玉器和名石。因此，田先生不仅是书法家，还是字画、玉器、名石收藏家和鉴赏家。

写好书法的前提是学习、研读、临摹传统碑帖。多年来，无论酷暑寒冬、也无论人生处于顺境或逆境，田玉峰对传统碑帖的学习、研读、临摹从未中断过。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临摹过多少次《兰亭序》（王羲之）、《圣教序》（王羲之）、《洛神赋十三行》（王献之）等名家名帖。直到现在，虽然他在书法艺术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但他每天依然坚持研读、临摹传统名帖。

今年年初，我和著名画家、周口美协副主席孙立业先生去拜访他的时候，他还在临摹董其昌的名帖《跋米芾蜀素帖卷》，他的这种执着和勤奋，令我非常敬佩。

现在的有些书家，心态浮躁，急功近利，利欲熏心，浅尝辄止，剑走偏锋，追求另类，传统的基础还没有打牢，就整天想着创新、出彩，结果丑态百出。

我们都知道，在艺术创作上，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的基础，没有基础的创新，书法艺术就没有根基，而没有根

基的艺术是走不远的。田先生用自己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对传统的继承是多么重要。

但田玉峰先生也清楚，艺术既需要继承，也需要创新，一味地临摹和模仿，书法艺术也是没有出路的。正像书法名家张华中先生所讲的：“有枯守《兰亭》，焚膏继晷，终因姿媚堕入甜俗；有执从《圣教》，噬丸龟溺，亦为散珠亏于牵连；有膜奉手札，暴裂裂裾，浪得纤弱失于气昂。一生皆为王氏所虏，王家胎记赫然。”（张华中《一瓢居书话》）一个真正的书家，必须：“观千剑而后识器，读百赋而后敷文。耽之甚久，皓首穷经，自能铸成一体，不期其然而自然至矣。”（张华中《一瓢居书话》）一个真正的书家，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必须敢于创新，必须有所创新，才有可能在书法艺术的殿堂里有所成就。

田玉峰先生的书法深受“二王”和董其昌的影响，但他不是机械地照搬和模仿，而是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田玉峰先生诸体兼善，行楷尤佳。细品田玉峰先生的行楷，感情充沛，结体大方，章法错落有致，线条流畅、圆劲、有力，不厉不躁，不温不火，整体给人一种清新、隽秀、纯正、儒雅的感觉。

细观其运笔和线条，整体有刚有柔、有粗有细，虽纵横潇洒、变幻无穷，但仍不失法度。他的粗不是粗笨，而是粗中有柔、粗中有细；他的细，不是纤细、弱细，而是细中带刚、柔中带硬。给人一种恬静、舒适的审美享受和审美快感。

田玉峰先生的这种书法风格与他的人品、人格和胸襟是有密切关系的。

田先生为人忠厚、仗义、儒雅、内敛、低调，说话慢声细语，性情温柔敦厚，不张不厉，不温不火，不骄不躁，精神矍铄，气度非凡。刘熙载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联系到田玉峰先生的人品、人格、胸襟及作品，方知古人非欺我也。

生命，在故乡静静流淌

郭文艺